

岸边告别

当代苏联科幻小说选

原子能出版社



岸 边 告 别

当代苏联科幻小说选

原 子 能 出 版 社

岸 边 告 别
当代苏联科幻小说选
责任编辑：张立均
原子能出版社出版
(北京 2108 信箱)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北京市西便门)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9 \frac{3}{4}$ ·字数 217 千字

1983年5月第一版 · 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1,500 统一书号：10175·596

· 定价：1.05元

出 版 说 明

本小说选选译自苏联知识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的科幻短篇小说集。原集择优编入了该出版社历年发表过的优秀科幻短篇小说十七篇。我们从中选译十篇编成此集。

小说选中有苏联老一代著名科幻作家 Г. 古列维奇、Г. 阿里托夫的作品，也有六十年代脱颖而出的知名科幻作家 И. 瓦尔沙夫斯基、Е. 沃伊斯孔斯基、М. 耶姆采夫、И. 罗索霍瓦茨基、С. 甘索夫斯基、Л. 比连金、Н. 拉兹戈沃罗夫等的作品，还有青年作家 В. 科鲁帕耶夫的作品。

小说选可供科幻作品爱好者阅读。

目 录

小说题材·····	И. И. 瓦尔沙夫斯基 (1)
	敬 敏译
岸边告别·····	Е. Л. 沃伊斯孔斯基等 (16)
	高 雯译
哈尔皮亚的翅膀·····	Г. И. 古列维奇 (56)
	侯守峰译
眼睛武器·····	М. Т. 耶姆采夫等 (96)
	苗 荆译
归来时, 你将变成什么样·····	И. М. 罗索霍瓦茨基 (141)
	宁 文译
最大的屋子·····	В. Д. 科鲁帕耶夫 (164)
	一 夫译
«大隼»医院·····	Г. С. 阿里托夫 (179)
	赵月民译
审判·····	Д. А. 比连金 (206)
	周 婕译
天外来客·····	Н. В. 拉兹戈沃罗夫 (229)
	宁 文译
兽人·····	С. Ф. 甘索夫斯基 (277)
	俞晓平译

小 说 题 材

И. И. 瓦尔沙夫斯基

敬 敏译

我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一个久患重病，终得痊愈的人就能体会我的这种心境。一切都使我感到那样高兴：一来我没有成为残废人；二来我还得到了完成学术论文的长假。这篇论文是在我患病前许久就已动笔的，尔后在疗养院里休养时，我没有再去思考它。还有，我的双人软卧是那样舒适，旅伴又是个招人喜欢的小伙子，而不是那种俏皮的少妇。此外，送我的是一位迷人的女人，我真诚地热恋着她。使我快慰的是，她这样一个美貌的女子对于旅客们赞美的目光竟视而不见，却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宛如一个小姑娘生怕在人群中丢失自己的父亲一样。

“您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吗？”她转向我的旅伴问道。

“到基斯洛沃茨克。”

“真的？就是说，咱们一起到终点站。”她报之以微笑，这笑容令男人们倾倒。“那么，我向您提一个请求，请您照顾一下我的……丈夫。”多日来我们虽彼此亲近，可她还是初次用这个字眼，而她用起来又是那么随便、自然，真使我感到惊奇。“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呢！”她又补充了一句。

“请放心！”我的旅伴也微笑着说，“我差不多是个医生。”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即不是吉波克拉特^[注1]，也不是阿维岑纳^[注2]。”

“您是大学生吗？”

“大概……是持有医生证书的终身大学生。”他来到通道里，有礼貌地掩上了门，以便不妨碍我们。

“大概，他不过是个研究生。”她低声说。

我喜欢白天乘车，喜欢逐渐地进入运行节奏，喜欢端详旅伴们，然后从容地安置好行李，使车厢住起来舒舒服服。一切如我所愿。借机再说一遍，我真是幸福极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祥之兆萦系于怀，我虽感到了这一点，却无法摆脱它。我一会儿跳起来，走到通道里，一会儿又回到房间里，无目的地翻着箱子里的东西，一会儿又读起来，很快又扔掉杂志走到通道里。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许多人都喜欢在旅途中把自己心底的秘密坦露给第一个相遇者。也许这是一种返祖性。这种返祖性得以保留是因为过去那时候，一出外旅行就有危险，所以每个同行者都是朋友和战友，也许事情就在于每个人都会有在某人面前吐露真情的要求，而一个萍水相逢过后又不会再见面的人恐怕是最合适的谈吐对象。

这时，午饭时间到了。我的同车旅伴建议到餐车去吃饭。

吃饭时，我毫无节制地闲扯起来。这一顿饭我们吃了很长时间，服务员不满地撤掉了餐桌上的台布，可我还是喋喋不休地絮叨着。

[注1] 吉波克拉特是古希腊医生，古希腊罗马医学的改革家，唯物主义者。

[注2] 阿维岑纳是塔吉克族人（大约980年生1037年卒）中世纪东方的知识渊博的学者，著名的医生，著有约300篇作品，其中有著名的医学书籍。

我的同伴是个理想的听众，他那孩童般笨拙的身躯、微绿的眼睛、动人的睫毛、甚至连他那富有表情的细长手指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只是坐在那里聆听着。

总之，我把我多少个不眠之夜深思熟虑的结果都讲给了他。讲了三十五岁时我对自己职业的反感，懂得了我真正的志向是当一名作家，讲了写作的尝试与多次遭受的失败，讲了我的新打算与这次在疗养院休养时必须解决的许多事情。要么写出那部我早已构思好的中篇小说，要么就放弃一切打算。我甚至把小说的情节都讲给他听，我也不明白什么原因使我产生了这股劲头。老实说，这一切都是我的秘密，即使对我那可爱的女人我也没有透露过。真要把我的打算都告诉她，我还是顾虑重重。然而，事情并不仅如此，我的疑虑主要还在于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才。我愧于在她的眼中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如果这种不幸真落在我的头上，我只好一个人来承受。这些话我也顺嘴告诉了这位同伴。

我终于把话都说完了，我们回到了包厢里。突然我醒悟过来，我对自己的信口开河感到羞愧，难堪的是我竟然把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向一个外人和盘托出，我在他面前扮演了一个好吹牛、又蠢笨的角色。

他觉察出我的情绪，问道：

“您是不是悔恨自己讲出了一切？”

“当然！”我痛苦地答道，“我像小孩子一样没有自制能力。看来，我就是这种个性。我不记得谁说过，如果语汇的贫乏或丰富对一个人表达思想没有干扰的话，那么谁都可以成为作家。我耽心自己那致命的毛病——语言啰嗦，致使我的小说会成为一堆废话。短短的一篇东西，只要坐下来一写就会

陷入无关紧要的情节之中，以至全变成了又臭又长的无稽之谈。就是现在……”

旅伴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不知装什么的小盒子。他说：

“我答应过您的爱人……，一句话，请您吃片药吧，这正是您现在所需要的。”

就缺这个了！

看来，我兴奋得有点儿丑态百出了吧。

“您有些兴奋，”他说着又把小盒子收了起来，“所有的药都是既有利、又有弊，尽管我自己有时也要求助于这些镇静剂。从这方面讲，民间的方法倒是完全靠得住，经得起长期检验的。现在咱们就来试一试。”他打开自己的小箱子，取出了一瓶白兰地。“这是亚美尼亚的高级酒！请您等一会儿，我向列车员要两个杯子去。”

至少他像我惯常所见的那样的医生，尤其他拿着两个杯子得意洋洋地回到房间时更是如此。

“来吧！”他给我斟了一点儿酒，给自己却倒了少半杯，先用手暖一暖，专家们称之为“复苏饮料。”现在请尝尝吧！

我呷了一小口，一股舒适的暖流沿着食道进到了胃里。我已经许久没尝到白兰地的滋味了！

“太奇怪了！”我说，“但愿您能明白听取这方面的教益有多么必要！‘一滴酒精也不能进’，我出院时大家都一致这么说……”

“唉，别听那一套！”他不屑地摆了一下手，“医学界有许多清规戒律。酒精中毒——这是社会性的危害。滥用酒精会造成极不良的后果，而对某些人却可以宣布不受这点限制。其实，有时酒精也是必不可少的，您只要把它喝下去，一切都会过去的，对吧？”

此刻，他的表情是那么严肃，致使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对！那以后会怎么样呢？”

“我不再多给您倒了，也就没有什么了。”

他十分得意地喝了一大口。

“仍然是因人而异。”他看了一眼那饮料接着说道：“有的人因为喝了咖啡便睡不着觉，可咖啡又能使另外一个人入睡。人的脑子是狡猾的东西，永远在抗拒兴奋与抑制。大脑皮层和皮质下层在具体场合下必须知道应对什么产生作用，又如何产生作用。像您现在这种状况，酒精就会起到镇静作用。您说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可事先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嘿，否则我不是就成了不好的精神病医生了吗？”

“啊？这么说您是精神病医生了？”

“在某种程度上。”

由于不习惯，我的头有些晕了。车厢摇摇晃晃使人很舒服，因而我感到异常平静。

“‘在某种程度上’是什么意思？”我懒洋洋地问道，“不久前您还说差不多是个医生，现在又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精神病医生。要是确切些说呢？”

“确切地说，我是个心理生理学家。”

“这是什么意思？”

“两三句话很难说清楚，可详详细细说明又未必有什么意义。我尽量举个极简单的例子：现在您喝了白兰地，您的心理状态就改变了，对吗？”

“对。”

“这是人工方法引起的变化。可是在人的机体内有 一 种

内在的因素，它能对心理产生作用，例如激素。激素的活动是由植物神经系统支配的。大脑同整个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正反两方面的联系，这是某种整体，只能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总而言之，心理生理学是一门研究机体的状态对心理，心理对机体状态的相互影响的科学。”

“噢，比如好发脾气，”我说，“看来，这不是偶然的表现？很明显，当胆汁溢出时……”

“当然！不过事情是要复杂得多的。有时很难把因果分清。应看做是结果的，常常表现为原因，有时又正相反。这里有无穷尽的工作要去做，这工作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又喝了一口酒，就沉思起来。

我看着窗外，觉得我们是往南走。那些落上积雪的林下灌木被发绿的田野所取代，不论是大地、是天空、还是太阳、都成了另外一种样子。

“您知道，不然我就能帮您的忙了。”我的同伴突然说道。“我这里有一段有意思的小说题材，可以做为基本素材的那些事件都是真事，这绝不是什么虚构的东西，虽说许多事情看起来简直带有幻想的色彩。您想听听吗？我来说说好吗？”

“当然！”我回答说，“我非常愿意听，实话说，尽管我不相信我能从最好的题材中写出……”

“这是您个人的事。”他打断了我的话。“我只需提醒您，有这样一种概念，叫做医生的道德。因此，关于某些方面我只能避而不谈，包括不点任何人的名字，您必须自己去想。另外……话又说回来，您还是听听吧！”

这段故事始于一个有名学者的诊所里。咱们干脆就称他为教授吧！您需要给他个鉴定，只是请您既不要把他当做柔情脉脉的英雄，也不要当做幻想小说里的狂躁者，这是一种

非常复杂、非常矛盾的性格。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外科医生、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功名心重的人，固执、可是有自知之明。他关心病人，也有同情感，但是对助手经常表现出态度粗鲁。如果您有愿望，您还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对他的为人进行剖析，不过这已经无关紧要了。

您同样可以写一写，他所进行的在移植器官的情况下，生物组织排他性障碍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已使这个诊所出了名，他所领导的诊所走上了一条新的、有光辉前景的道路。

下一步您必须想像一下这个诊所里进行移植手术的那个室。这里不要求您有这方面的技术知识，可是必须体会一下笼罩在那里的特殊气氛：长时间紧张的等待，各种专业医生构成的一个大集体时刻处在充分准备的状态下，谁也不知道手术什么时候开始做，也可能一个小时内，也可能一个月后。千万不要认为他们都游手好闲。实验室里同时在进行着另一项重要的工作：人们正用动物做着多种实验，每一项实验都能产生出新的计划、希望，当然也有失望。

教授不顾一切地要达到预定的目的——做一次脑移植手术。他们已经用家鼠和狗做了几十次试验，但是一切进展得都不如想像的那样迅速。一年一年地过去了，终于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实验。一只经过脑移植手术的长尾猴活下来了，并且很健康。这时又产生了新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科学是不能中途停顿的，这种手术能不能给人做呢？您可能也知道，一般地说，对移植手术都采取很谨慎的态度，可这里讲的是与道德和伦理问题有关的一项实验。教授逐级地向上申报，但上边的回答却都是模棱两可，每个人都尽量找一些委婉的借口，回避决定这个问题。总而言之，即不明令禁

止，也不正式批准。

可是时间在流逝，诊所里顺利地进行了肾、心脏和肺的移植手术，同时在实验室里也仍在进行一些新课题的研究，但是往下再做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这可以说只是个序幕。

突然有一次，急救车几乎是同时救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处在昏迷状态，都是从大街上抬回来的。第一个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既不知道他的年龄、姓名，也不知道家庭住址和职业。诊断结果是肺大面积梗塞，病人危在旦夕。第二个人是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三十三岁，是一个单身汉——一个不幸事件的牺牲品。他的颅骨骨折，脑受伤，内出血，也是生命垂危。总之，生命悠关的、有重要功能的器官遭到伤害。他们俩个都躺在复苏台上，两具活尸体要靠人工血液循环和人工呼吸才能保住生命。可是如果第二个人肯定要进太平间的话，第一个人就有可能得救。把第二个人的肺移植出来，教授做了这样的决定。

手术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可却不能开始。您真不能想像，一个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要受多大的限制。

第一，这种手术需要征得病人或其亲属的同意，无论如何需要征得移植者亲属的同意。

第二，移植器官必须从死亡者身上取。只要被移植者尚存一线生命的希望，医生就有责任竭尽全力进行抢救。可是在这段时间里，另外一个等待移植的人就会死亡。

第三……话又说回来，还有什么“第三”！这个时刻外科医生可能遇到的问题是计其无数的，但其中最使人感到受不了的是要紧张地等候病人死亡。心脏停止跳动，临床死亡，心肌的高频放电，然后脉搏又微微跳动，再一次停止跳动。

这一次放电也无济于事了。只剩下最后一着：打开胸腔，按摩心脏。虽说，显然这样的病人支撑不了多久，但这是挽救病人的最后一着。可这时，细情也就显露出来了，一切都完了，第二个病人肺部有结核性空洞。

有许多人患过肺结核，但都没有觉察到。他们的机体能产生一种维持疾病稳定的抵抗力，因此病势不致于逐渐加剧。可是不论哪一个医生也不会下决心把患过结核病的器官移植给其他人。

一般来说，把手套一摘，把两具尸体送往太平间就可以了。

我曾特意向您强调过这位教授的性格很特别，离开了他那性格的特殊性就无法明白后来所发生的事情。

一瞬间就做出了另外一种决定：把第一个人的脑移植给第二个人。请您注意，这时并没有履行什么手续。临时往莫斯科打电话，求得上级机关的批准已经来不及了。实话说，这里能否奉行我已经提及的那些法规，真让人不可置信。”

“教授指望什么呢？”我问道。

“很难说。首先，当然是成就。这种性格的人，当他们充满一种理想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愿意考虑失败的可能性。这种事情总得有人首先打响第一炮，并准备去冒险。除此以外，他显然是考虑到死掉一个总比牺牲两个要好些。一般来说，我觉得他的行动首先是被一种冲动，而不是被理智所支配，况且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容你过多地考虑。

您可以不去描述手术本身，这是非常细微的事。手术持续了几个阶段，外行的读者大概也不会有多大兴趣，因此您就可以有把握地天花乱坠地胡说一通。而对于作家来说心理上的矛盾冲突则是相当重要的，哪怕减掉一部分呢！

就这样，手术做完了。第二天上午被移植了脑器官的第一个人的妻子通过急救问讯处查到了线索，在太平间认出了自己的丈夫。有人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是死于肺梗塞。当然这也是符合事实的，其他详细情况并没告诉她。如果告诉了她，这对她会是很沉重的打击。她的丈夫看来二十五岁左右，是个记者。他们俩人共同生活才只有一年，彼此非常相爱。请您相信，医生那不轻松的职业中最困难的就是同死者的亲属谈话。甚至哪怕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仍然会感到内疚。因此，要原谅教授不亲自同她谈话，而却委派了自己的助手去做这件事。即使是最勇敢的人有时也表现出胆小怕事。除此之外还不要忘记，那第二个人还活着，教授不仅在社会面前对他负有责任，而且也要对得起良心，这是足以使他不安的理由。

其实，以上的实验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做过脑移植手术的动物活动能力和平衡感恢复得比较快。被移植者本身所具有的大多数条件反射在移植后都会消失，但是条件反射恢复的速度要比在某种东西上造一个控制系统快得多。经过脑移植手术的那些个体完全具有生活能力。看来这就算达到目的了。要预断做过这种手术的人今后的品格，仅仅这些未必就够了。这里有许多因素，在动物身上无法检验：哪些东西还保存在记忆里，哪些完全被清洗得一干二净了？哪些东西会长久地、也许是永远地在下意识中被排斥出去？最后还有语言问题。要知道，语言也是训练的结果。还有性格，我是说过的，脑子的活动不能脱离整个的机体，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无数条途径，大多数的作用途径至今还是个谜。总而言之，不能把经过脑移植手术的人看做是某个个体同其他躯体的共生，这完全是新的独立体。您可以看得出来，可疑之点

是多于有把握成功之点的。

但是手术 还是做完了。人躺在床上，他有呼吸，有光感，能吃下流食，他的肠和肾都能行使功能，并且……再没什么了。过了几周，又过了几个月开始教他走路。他甚至还能学会几句话。下面怎么样呢？下面只有一个希望——求助于时间。时间在前进，病人不断 取得一些成绩。虽说很吃力，但他能说话了，又学会了念书，可是一点也记不得自己的过去。过了一年，他能流利地谈话，能念也能写了。他对周围的事物也产生了兴趣。各方面功能都在恢复，只是完全不记得过去的事情。无论用什么办法使他恢复记忆，都毫无效果。别人对他讲，说他的脑子受了重伤，引起了健忘症。这一点他能理解。又过了一些时候，医院的环境开始使他烦恼。

又产生了新问题：该怎么办呢？按证件上说，他是高等院校的教师。可是您知道，这里根本谈不上他适合搞什么专业的问题。在他的身上也没有保留一点记者的素质。重新学习吗？谈及这些还为时尚早。转为残废人待遇吧，您清楚，这对他意味的是什么。不这么办，那就只好在这决定性的阶段，中断这独一无二的实验。需要让他见人，去看戏，看电影，并由专家们一时一刻毫不松懈地观察他。

我还忘记说了，这位教师有一位恋人。得知他的不幸遭遇与做过手术的消息，她一直请求看看他。她甚至到过市卫生局，可是教授绝对禁止探视病人。在当时，探视只能带来危害，不会带来任何益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准许她看望他了。可是他认不出她，但在他这不得接触的世界里来了个新人，这使他感到高兴，并且他着实喜欢她。她确实是个漂亮的、有魅力的女人。

每天都允许她来看望他。他们长时间地交谈，她给他讲了他过去的的生活。这个可怜的人好像能回忆起一些东西了。

最后，她请求准许把他带回自己的家。教授应允了。

一切进展顺利。她毫不怀疑自己带回家的就是遇难的亲人。预计物质上不会有什么困难。这位教师有一笔存款，这样，医院也有可能同他长久地保持病历关系。他必须要换换环境，至于用道德观念看待这件事，那么正如人们常说的，头已砍掉，何惜几根头发。况且，不容置疑，他们两人曾经是幸福的一对。现在只有等待着下一步会怎样发展。

遗憾得很，往后各方面进展并不顺利。忽而他的记忆力开始复苏，忽而记者过去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下意识地流露出来。不管怎样，他非要从家里出去，几小时地站在记者曾经住过的住宅附近的楼梯上。他的恋人自然感到很害怕，她也曾到教授那里商议求得帮助，可是教授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显然，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慢慢暴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想做出某些改变也未必有什么可能。

不可避免的东西终于出现了。他遇见了妻子——记者的妻子。

我曾经说过，已故记者和他的妻子过去彼此深深相爱。啊，爱情！关于爱情写过多少部书，可是对爱情的真正了解仍然是微乎其微的！唉，活见鬼！”同车同伴中断了自己的故事，他又转向那只酒瓶。“咱们别再做伪君子了！再喝一口不会伤害您！您知道，这么说吧，您是处在医生的监护之下。”

“您是从哪儿了解到这个故事的？”我问道。

“我……”他嗫嚅起来，“曾经几次邀请我去辅导这个病人。怎样，还接着讲吗？”

“请讲吧！”